

示范跳伞

■段超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，铁血荣光

所有空降兵要面临的第一课就是跳伞。

在闷热的车厢里经过漫长的颠簸，我和其他新干部来到一座宽敞的营院，我们将在这里完成军旅生涯中第一次跳伞任务。

第一天，每个建制班都分到一名负责军训的班长，学员与班长被统一安排。在俱乐部集体会面。在那个拥挤而嘈杂的房间里，我们班的伞训班长朝我们走过来。他叫王博林，瘦高个，小眼睛，但眼神犀利，给人一种精干的感觉。他一手拎着小马扎，另一只手向我们挥了挥手说：“咱们共同学习。”

第二天，艰苦的伞训便开始了。这是我们所在地区最热的时节，每天训练喊的口号里，似乎都有一股淡淡的汗臭味。在诸多的口号里，我们重复最多的就是：“地面苦练，空中精跳。”

王班长说，要想征服千米高空，首先要征服两米跳台。

这就意味着，我们每天要按照规定姿势在一米见方的跳台上往下跳数十次，而对姿势评定的标准中，3分以下是不及格，4分以上才是通过。在离开跳台的那一瞬间，我们全身都在用力，稍有的一处走形就会被判定为不及格。直到听到班长宣布通过的打分，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下。

王班长有两句口头禅，一句是“好得很”，一句是“完了”。他说“完了”就是不及格，听到后我们就会默默地走上跳台，准备下一次训练。刚开始训练的一段时间里，大多数人都难以及格，只有极个别悟性极高者，抑或是灵光乍现的瞬间，才能得到王班长的那句肯定——“好得很”。

王班长说：“三肿三消，才上云霄。”我们就这样在逐梦云霄的征途上，开启了一个又一个单调艰苦的循环。久而久之，膝盖肿了，脚蹩青了，动作也终于“有点意思”了。

很快到了首跳的日子。首跳前都会有一个架次的“示范伞”，所谓示范伞，就是在所有人首跳之前率先跳伞，届时首长还会到着陆场观摩，并给示范跳伞员

披挂绶带，发放首跳纪念章。

王班长说，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新兵没跳示范伞，因此这次示范跳伞我们班必须“争排头”。

王班长说我的动作跳得最标准，分数也会高一些。于是，他便让我去参加示范跳伞员选拔。

我没让他失望，经过几轮的选拔考核，我的动作最终得到伞训长的认可，并初步入选示范跳伞的行列。但直到升空前，的最终考核，示范跳伞的人选才能确定下来。

升空考核前夕，我那原本稳稳“4分”的动作，突然变得不稳定了。我一遍遍地踏上跳台，王班长站在一旁给我打分，看起来比我还着急。隔壁班的刘班长路过时，皱着眉头摇头说：“你这动作，还跳示范伞呢？”

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我受挫不已，我终于不争气地哭了。这泪水混杂着怨恨、懊恼、委屈，一泻而出。

“男儿流血流汗不流泪，不能哭！”班长一边扯着嗓子喊，一边向那些质疑的眼神甩了甩手，接着放低声音对我说：“不行就练。”

我突然感到一股力量喷涌而出，我抹去眼泪，暗暗下定决心：不蒸馒头争口气！给自己争口气，给班长争口气，这个示范伞我跳定了！

那天中午的太阳没那么毒辣，我在王班长的陪同下，一次又一次地爬上跳台，整个训练场上只有我清脆的落地声。

太阳渐渐落山，我的动作最后稳定在了“4分”，我终于心安了。王班长似乎也舒了口气，朝我竖起大拇指，说：“好得很。”

升空考核不出所料地顺利通过了，班长和我都显得十分平静。直到示范跳伞的前一天晚上，班长突然把我叫到一旁嘱咐：“你是我带的第一个示范跳伞员，不能给我‘掉链子’。到了飞机上大胆放心地跳，不会有问题的！”

我朝他点了点头。那天晚上，我心里惴惴不安，又有些激动，到了后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着。

第二天黎明时分，我们迎着尚未落下的月亮，背着降落伞坐上开往机场的卡车。

到达机场，检查完伞具，我的双手不停地颤抖，心怦怦直跳。接着是背伞登机，到了飞机上，轰鸣的噪声和浓烈的航

空煤油味令紧张的气氛达到极点。我又反复地检查自己的降落伞，生怕出什么问题……突然，耳边传来“滴滴”两声，黄灯亮起，投放员大喊：“准备离机！”

呼啸的冷风迎面吹来，我脑海里突然响起熟悉的声音：“好得很”。我告诉自己，一定要一鼓作气冲出机门。

一声悠长空旷的“滴”声响起，绿色信号灯亮了。随着投放员一声“跳”，我毫不犹豫地冲出机门……

降落伞的张开，是一个美妙的过程。突然从高空飞速坠落，耳边呼啸生风。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，伞开了，所有噪声都消失了，整个世界变得安静下来。俯视城镇，一切都是那么渺小，太阳仿佛触手可及，高空潮湿的空气夹杂着一丝凉爽，自豪的泪水逐渐模糊了我的双眼……

到了着陆场，等待已久的班长却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静静地望着我。我背着降落伞，想蹦，想叫，想哭，想笑，五味杂陈却又一时不知所措。

突然，一向要强的班长哭了出来。那泪水仿佛喷涌而出，随即便被他那爽朗的笑声掩盖了，他昂着头拍了拍我，近乎嘶吼道：“我就说，你可以的！”

那天的阳光特别灿烂，在众人的簇拥下，首长为我们示范跳伞员披上绶带，戴上了首次跳伞纪念章。站在台下的王班长出神地盯着那枚纪念章，眼角有几点未干的泪滴，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晶莹的光。

几天后，我和所有战友都顺利完成后续跳伞训练，即将奔赴下一段征程。和王班长分别的那天早上，大雾弥漫，所有人整齐地立在雾中，簇拥着伞训班长们离去的车队。没有了着陆场上的那股热闹劲，取而代之的是长久的沉默和冷不丁冒出的抽泣声。

我手里紧紧攥着印着烫金色“示范跳伞光荣”字样的红色绶带，默默地站在大巴车旁边。

车子开动了，我和战友们纷纷朝着车窗不停地挥手，向各自的班长告别。这时，旁边的人提醒道：“王班长在另一边坐着呢，你在这儿挥手他也看不见呀！”我恍然大悟，却发现眼角已全是泪水。

我用手抹了一下眼泪，更加用力地擦着绶带，默默地对自己说：“王班长说了，不能哭。”



第二故乡

少年时代读小人书《林海雪原》的时候，我没想到自己的将来会与这片土地连在一起；穿上军装从豫东平原坐上开往东北的列车时，我也没想到自己会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这么久。被称为新兵之后，我常听到一句话“革命战士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”。军旅生涯30年，我和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们一样，被“搬”过许多地方，而其中最要紧的13年时间都与一条江有关、与一座城有关。

“牡丹江啊，牡丹江，你是花的江，流淌着欢乐，奔腾着希望。牡丹江啊，牡丹江，你是花的城，风发着绚丽，飘逸着芬芳……”我们听着这首歌到了牡丹江火车站，下了火车换乘军用卡车，一路上寒风卷着沙石相伴而行。我一次次掖紧作训服的衣襟，一次次用棉帽子把脸捂住，感觉刚才歌中的美妙和温馨荡然无存了。

军用卡车顺着山坡逶迤而上，在一座军营的机关楼前停下，而后兵分各道。安顿下来之后，班长讲纪律、提要求，也向我们介绍驻地的情况。我们这支部队，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“北山部队”；驻地这个刚刚撤县建市的小城叫海林，光听这地名就有点“林海雪原”的味道。“瞅见了没？”班长顺手往东一指，“那就是侦察英雄杨子荣的陵园，我们战斗生活的地方是一片英雄的土地！大家要像英雄那样越是艰险越向前，尽快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。有没有信心？”“有！”我和战友们稚嫩而有力的回答，划破海林北山灰暗低矮的天空。

不久，部队组织我们瞻仰杨子荣烈士墓，并在烈士墓前进行入伍宣誓，而后战友们一个个在烈士墓前留影。站在高大的墓碑前，我显得又瘦又小，依偎着粗糙的花岗岩，仿佛能感受到英雄的体温。在海林工作生活的4年中，我从机炮连到团机关工作，又从团机关下到机炮连当班长，军政素质不断得到提高。其间，我多次参加拉练、演习，参与驻地冰雪清运、河道清淤、林场扑火及扶贫助学等任务。在第二故乡，我处处都能感受到东北人特有的坦荡和豪爽。难忘节假日外出时，素不相识的驻地老乡热情地请我们品尝自家的沙果；难忘执行任务时大爷大妈浆浆面食前来慰问；更难忘那次演习中，一对新婚不久的小夫妻为了让我们吃得饱住得暖，居然让出了他们的新房。这些故事和细节，在战友们笔下变成了感人的文字，发表在《牡丹江日报》上。海林隶属于牡丹江市，地处牡丹江下游，我们在情感的脉络里逆流而上，就能触摸到歌

走过『花的江』

■雷从俊

中的城市、歌中的江。

牡丹江，我终于向她走近了，在一个烟雨迷蒙的下午。为了自己的军校梦，我和两个战友乘车颠簸30多公里，来到一个叫爱河的地方。爱河，这地方名字虽然温柔浪漫却没有河，只是离牡丹江很近，离军校梦也近了一些。在教导营文化队里，我和战友们补习文化课、强化军事训练。唯一一次外出，至今记忆犹新。为了买一份复习资料，我跑遍牡丹江市大大小小的书店，虽然复习资料未能入手，却在途中参观了牡丹江畔的八女投江纪念馆群雕，并在那座经典的群雕前伫立良久。当天晚上，文化队学习室里，一个满腔悲愤的战士思潮翻涌，以饱蘸激情之笔写下了青春的回响：“最后的芭蕾在水里开满牡丹/江水舞一条动感的牡丹红/目送生命花团锦簇地谢幕/呼啸的枪声凄厉地响起/在阵阵幽香里永远湮没……”

那个秋天，我带着牡丹江边沉重的思索来到南方一所军校就读。我以为，此去或许就是和这片土地永远地告别，启程报到的前夜，我一个人在操场上坐了很久，如儿子与母亲无声的告别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几年之后我肩扛“红牌”又回到牡丹江。

军校毕业报到，第一站是铁岭河。铁岭河也没有河，却每天都能近距离看到牡丹江。这是牡丹江的中游，江面开阔而恬静。站在操场上向下望去，一江

清流缓缓向前，仿佛一位老人讲述着遥远的故事。登上营区制高点极目远眺，一湾碧水环绕小城，怀抱之中楼宇矗立，车辆如蚁，居民区炊烟依稀，江岸上沙果飘香。“山上平湖水上山，北国风光胜江南”，叶剑英元帅把美妙的诗句献给了牡丹江上游美丽的镜泊湖，也是在这片土地最为生动的写照。紧张的训练和工作之余，我常坐在江边，惠风相伴游目骋怀，一条江、一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实在脑海涤荡。

在牡丹江畔铁岭河的两年的时间，是我锻炼成长、学习进步最快，也是最充实的一段岁月。两年后，我考入北京的一所军校深造。又过了两年，我带着学习的收获再次回到牡丹江，并再次逆流而上，到牡丹江上游的宁安市驻军某部工作。这里是唐代“海东盛国”渤海国遗址所在地，更是近代中国革命火种的集散地之一。1922年，我党早期革命家马骏在宁安组建了东北地区第一个中共党组织“宁安党小组”，迅速开展地下工作。由此，东北大地的革命火种渐成燎原之势，在33年短暂的生命中，马骏每到一处都高举革命的火把，点燃一片炽热的火海。“党既然给我这个任务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，不能知难而退，只有多加谨慎而已。”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铮铮誓言。在马骏纪念馆里，我们带着年轻战友们一遍遍温习革命前辈的故事，在他们的愿景里思索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责任与使命。我在宁安的时间并不长，这段时间我和战友们一起训练，一起学习，朝夕相处、甘苦与共，内心如这座小城的名字一样安宁而丰饶。作为带兵人，这里的熏陶和磨砺也成为我军旅岁月记忆的高光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在牡丹江畔一座座营盘里，青春的脚步逆流而上，依次走过。这片黑土地，这条“花的江”，有多少故事被人传颂，就有多少骄傲被一个个游子带到无尽的远方。



长征

第 6259 期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时光消失在历史深处
每天，太阳醒来时
一切都变得陌生和新奇
晨露在阳光下圆润剔透
花朵也重新认识它的主人

大雁，十月腾飞的剑羽
我看到了你向前的翅膀
你向金色飞翔
你向梦的流响飞翔
你追逐空中疾走的白云
追逐沉重的秋风

金色的飞翔

■峭岩

就是这样，让我在迷茫里清醒
让我在远程的终点回望
回望我的生命之初
回望我洒在故乡的泪痕

在这样的时刻
不要更多的词汇和雕琢
心随意想，就像天空的翅膀那样
雁羽与阳光交错
雁声与秋风合奏
那么自由地、随心所欲地
穿梭翻飞

那么得意地、忘情地
自由歌唱

在这样的时刻
我是抚摸着昨天的伤痕来的
是擦干衣襟上的泪水来的
十月，是诗意庞大的根
是所有语言的诞生之地
那是我出发的地方
也是我回归的地方
那是我打造了一个世纪的
心灵的故乡

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多年前的一个冬夜，一支部队，在一夜之间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驻守几十年的城市……

我听说老部队在子夜离开时，除了道路两旁有零星的家属拉着孩子送行外，只有月色和路灯辉映着静静行驶军车。这样的场景，让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老部队当年露宿上海街头的故事。

这个故事是我的连长告诉我的。当时，我所在部队营区周围都是农家果园。有一天，连队的猪跑进了一片果园。果园里都是新栽种的果树，也许是猪闻到了新土的气味，在果园里撒着

子夜出发

■茂戈

欢地跑，好几次都在我和几名战友的围追堵截下逃走。

终于，我们费了好大劲才将那猪赶回连队。这时，连长来了，他盯着我手里的一根棍子问道：“你这根棍子是从哪里折的？”

我愣愣地看了看棍子，老老实实地回答：“在果园折的。”

“你怎么能折老百姓的果树？”连长的声音严肃起来，“你违反群众纪律了，知道吗？”

当时，我的心里很不服气。不就是折了一根树枝嘛，怎么就上升到违反群众纪律的高度了？

连长看懂了我的心思，他走到我面前，盯着我说道：“在咱们连队，你属于有文化的。那么我问你，当年解放军进入上海时是深夜，但上至军长，下至饲养员，全体露宿街头，秋毫无犯。你知

道这是哪一支部队吗？”

连长讲的这段故事我从书本上知道一些，却支支吾吾说不清楚。

“就是咱们这支部队！”我惊讶地抬头看着连长，真没想到，我当兵会在这样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里。

连长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道：“你看，咱们营区周围有这么多果园，老百姓从来没有派人看管，也没有栅栏和围墙。果农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出于对我们这支部队的信任！”

我拿着棍子的手有些颤抖，忙说道：“连长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就去跟果农道歉，并赔偿。”

后来，我才从老战友那里得知，部队从接到移防任务到离开，只有短短20天时间。他们把离开的时间选择在子夜，就像当初子夜时分进入上海……



秋日（油画）

高阳作

